

「研究東南亞：探索地方知識的多重途徑」 專題導言

楊昊* 陳琮淵**

早在 1980 年代，Arnfinn Jorgesen-Dahl 便指出，從事東南亞區域研究大致有兩種途徑可以依循：其一是從特定學理通則（generalization）出發。這些「通則」源自於區域合作、組織發展、區域整合等累積許久的理論知識體系，研究者得將這些理論上的通則置於東南亞區域的歷史或經驗脈絡中，並透過相關事件的發展來檢證既有通則。這是一種理論先行的分析途徑。其次，即與上述途徑相對的，是一種經驗先行的分析途徑，係直接探討東南亞區域的實際發展情況與過程，然後將觀察到的結果聯結到廣義的抽象理論架構中之特定主張或假設，並與之對照或對話。對於大多數區域研究者而言，採取第一種研究途徑確實是較為容易、清晰且相對簡便的作法。早期以西方學理為基礎，東南亞經驗為對照的「先西方理論—後在地經驗」分析邏輯，經許多研究者不加反思地援引運用，儼然成為事東南亞區域研究的先驗知識論與方法論基礎。然而，隨著相關研究及知識體系的不斷累積，人們對東南亞發展特色的認識愈清晰，國際學界對更新既有途徑及理論的需求便更迫切。也開始有更多的學者主張從在地經驗及觀點著手進行區域研究，嘗試對西方觀點的解釋進行反思與重構，鼓吹一種「由在地經驗反思西方理論」的研究途徑。這樣的努力強化了東南亞研究的主體性認同，也提昇了區域發展在地觀點的國際能見度。

然而，以上兩種研究取徑的論辯與實踐，既反映出 1970 年代以來東南亞區域研究的發展與典範趨向，也清楚地揭露了區域研究學者，特別是在地研究者所面臨的潛在知識論與方法論困境。在過去，無論研究者依循何種途徑，採取什麼理論架構從事分析、定位或評估，大多很難擺脫西方的知識論、方法論框架及學術修辭格式之制約，從而使得「研究東南亞」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亦步亦趨地附隨歐美理論的潮流，限縮了各種在地知識論、方法論成為替代（alternative）途徑的可能性。

時至今日，當東南亞研究在台灣已經累積了數個世代的能量，我們更有理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洲暨太平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由期待台灣能跳脫社會科學界受限於西方學界之方法決定論（methodological determinism）的困境，轉而從更開闊的議題相對主義（issue relativism）的角度切入或個人知識經驗（personal knowledge）著手，進一步探索更深層的「知識論—方法論」連結。有鑑於此，本專題及接下來一系列的論壇希望能就下列主題進行初步的討論，並期望能從中獲得實際操作東南亞區域研究工作的知識啟發：

（1）比較不同學科背景與訓練對於研究者在從事東南亞區域研究上的影響與挑戰：接受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或者是政治學等不同人文社會學科訓練的知識社群如何定義區域研究？如何定義東南亞研究？如何從事區域研究？又西方的知識論體系與方法論體系對於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有什麼樣的影響？

（2）呈現不同東南亞區域議題所採取的研究方法、限制與困境：目前國內東南亞區域研究中備受矚目的重要議題，諸如跨國婚姻、移民與移工、族裔經濟、伊斯蘭文化、文化研究、經貿合作、國際衝突與合作、以及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學等面向，研究者應該如何呈現「議題研究」在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知識體系中的特色？

（3）歸結個人從事東南亞區域研究所繼受的方法論、實際田野經驗、以及所面臨的挑戰：對於新生代東南亞區域研究學者而言，從事東南亞研究最重要的挑戰為何？這些挑戰是純粹知識論上的侷限，或者也包含方法論及實作上的限制？我們習慣採用的，是理論先行的路徑亦或是經驗先行的模式？該如何從實際的研究經驗中進一步重新反思「知識論—方法論連結」？

（4）探討台灣新生代學者從事東南亞區域研究的特色、趨勢與展望：當前的新生代東南亞研究社群所關切的焦點議題、核心理論與主要方法為何？我們如何反省議題、理論、方法之間的關連？如何建構具有非西方特色、或者是東南亞在地特色、甚至是台灣特色的「知識論—方法論連結」？

（5）探索用以呈現東南亞地方知識的可能途徑與方法論建議：知識建構及方法論的探討是過去台灣東南亞研究較少涉及，卻又十分關鍵的環節。地方知識如何跨出個人技藝的範疇，進一步交流及討論，將是國內相關研究社群無可迴避的挑戰。

透過上述議題的提出，我們除了反思台灣東南亞區域研究的方法論基礎，同時也藉由跨學科比較觀點與多元知識論體系的同時呈現，探討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如何超越既有思路而建構自我知識體系，點出方法論／方法應用上的

前景與可能性。

本專題的作者群分別來自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領域，均採取多元、開放的態度與途徑來從事各具特色的東南亞區域研究。我們之中有的從個人經驗出發，分享方法論心得與方法實作；有的重新耙梳東南亞區域研究的發展與論辯脈絡，有的結構／重構地方知識的理論與理解，試圖呈現出一幅跨越東方與西方、區域研究與社會科學、台灣與東南亞、理論與實作的東南亞地方知識圖像與問題意識：誰的在地？如何在地？

作為由一群新生代東南亞研究者共同發起及參與的學術論壇，2010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是我們首度發聲的場合，此間有幸獲得長期從事亞太—東南亞區域研究的李瓊莉博士（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張雯勤博士（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副研究員），以及太田淳博士（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助研究員）的建言與批評，在作者群獲益良多的同時，我們也期待圓桌論壇的嘗試能形成平台，促進國內外東南亞學術社群以及不同學門的知識工作者對區域研究之「知識論—方法論連結」有更豐富的討論與心得交流，另一方面更希望能提供新生代研究者在從事區域研究工作上一些前瞻性的建議。

第一輪的圓桌論壇結束後，我們展開密集的討論與工作規畫，讓作者們重新思索各界及彼此間的建議與反饋，並投入時間修訂文章，增補了從事東南亞區域研究的自我回顧與實作經驗。這裡集結的論文反映了我們的初步構想及討論心得，各篇主題分別是：楊昊的「東南亞區域研究的技藝：新生代國際關係學者應有的方法解放論」、邱炫元的「印尼伊斯蘭文化的整體與多元：以印尼華人穆斯林社群的研究為例」、游雅雯的「從在地經驗反思西方理論：以馬來西亞政治伊斯蘭運動為例」、陳尚懋的「我的泰國研究對政治學的貢獻何在？」、陳琮淵的「台灣的東南亞華人研究：發展脈絡與創新路徑的再思考」；以及蔡晏霖的「思索『地方知識』」。

其中，「東南亞區域研究的技藝：新生代國際關係學者應有的方法解放論」一文反映了國際關係學者在從事東南亞區域研究上的省思，並以作者本身所從事的泰國與柬埔寨邊境政治為例，強調研究者應該建構一套更開放的研究技藝，從長時間培養技藝的過程，追求東南亞研究在知識上與方法上的在地。再者，「印尼伊斯蘭文化的整體與多元：以印尼華人穆斯林社群的研究為例」一文則以 Clifford Geertz 的穆斯林文化的家族相似性概念、Thomas A. Tweed

宗教匯流的觀點著手，並結合作者長期的田野觀察，除了呈現出在地研究的多元性，更試圖呈現一種動態與多元的在地觀點，勾勒印尼伊斯蘭所特有的界線模糊與內容豐富之特色，藉以彰顯印尼伊斯蘭文化整體與個殊兼容並蓄的可能圖像。另外，「從在地經驗反思西方理論：以馬來西亞政治伊斯蘭運動為例」一文則著眼於探討馬來西亞的伊斯蘭復興運動，並以作者的自我參照與田野經驗，檢討當前西方主流政治學及東南亞區域研究對於伊斯蘭議題的研究盲點，並重新思考「先西方理論後在地經驗」及「從在地經驗反思西方理論」兩種途徑的適用性。作者認為，在認識論層次，研究者可試圖從研究個案的角度出發，蒐集當地資料、增加在地經驗，並且關注研究對象的多樣性及特殊性，讓不同的聲音被平等表述，才能盡可能地發掘出貼近當地脈絡的「本土知識」。

與前文一樣都著重在東南亞知識建構的自我參照與反省工作的「我的泰國研究對政治學的貢獻何在？」一文，則試圖從學科領域的定位進行東南亞研究實踐的省思，作者認為，社會科學與區域研究之間應該有更密切的對話。透過「由在地經驗反思西方理論」與「先西方理論後在地經驗」兩種研究途徑所投射出的種種自省，檢討了所謂的「低層次」與「高層次」研究定位的辯論。作者藉此探索了自身所擅長的泰國研究理路，他認為理論層次不足的挑戰，多少受制於宏觀的學術生態環境與微觀的個人出版策略之影響。事實上，本文鼓勵從事有志投入東南亞研究的新生代學者，如果要真正落實區域研究與社會科學研究的整合，或者要進一步提高理論研究的層次，除了得投入更多的努力，同時得不忘時時反省學科整合與知識進步的問題。相較之下，「台灣的東南亞華人研究：發展脈絡與創新路徑的再思考」一文則側重於台灣的東南亞華人研究從過去發展迄今的知識建構特色、優勢與限制。本文考察李亦園等人為代表的社會人類學研究方法及田野調查傳統，關照台灣學者如何「做」（從事）東南亞華人研究的認識論及方法論問題，作者依此脈絡及其田野實作經驗反思，主張強化方法與理論創新將會是東南亞華人研究未來持續深化的可行方向。最後，在「思索地方知識」一文中，作者重新回顧了探討地方知識的相關思想系譜。作者在本文中亦提醒在台灣從事東南亞研究的知識社群，如果我們太快將從事東南亞研究等同於探詢東南亞地方知識，如此將可能蘊含了把東南亞等同於「地方」，而東南亞只能生產當地「地方知識」的預設，而由是吊詭地複製了西方＝理論、東南亞＝個案的殖民主義二元知識位階。這些知識建構與反思上的憂慮，值得吾人深省。

整體而言，楊文討論方法—知識的連結，並以自己的的實作加以印證及反思，闡述了本論壇的核心旨要；邱文及游文則從不同的學科背景處理馬、印的伊斯蘭問題，且都提出理論或方法的再思考；兩篇陳文均由回顧自己研究的東南亞國家／次領域切入，扣連到自身所面臨的困境及解方，相信能夠引起青年東南亞研究者的共鳴；最後，蔡文則以 Geertz 的經典文本為知識地圖，循此解構「地方知識」的迷思，進而有所超越。此一輪圓桌論壇論文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當前在台灣從事東南亞區域研究的部份青年學者的個人經驗、困惑、心得與初步反思，雖然不一定系統性地涵括本專題所揭櫫的全部宗旨，但已提供一定程度的創新及刺激。直言之，這正是過去國內相關研究社群在全力建構「東南亞研究」主體的同時所少見的嘗試。然而，這幾篇論文仍有許多力有未逮之處，譬如針對在地研究者的侷限仍論述不足，自身的研究經驗與田野實踐並不一定代表國內東南亞研究社群的全貌等。儘管如此，此份集體創作的研究小集與其說是這幾位青年學者的初步成果，毋寧更像是一份邀請，籲請台灣東南亞研究社群以具系統性、更具創意的方式來重新思考這些嚴肅、深刻的知識—方法連結與實作問題，這樣拋磚引玉的動作如果能讓更多學術先進一起投入、探索、思考，那麼「具有台灣特色的東南亞研究」就不會僅只是空談，還能帶來全新的視野與理解。

於是在今年（2011）的「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及「第三屆發展研究年會」中，我們分別以「跨境與歸返：東南亞研究的新議題與再想像」、「東南亞發展：新生代視野」作為第二、三輪論壇的研討主軸，邀集更多來自不同國家及領域的東南亞知識工作者參與討論，除了延續研討的題旨，也共同回顧、反省、並展望台灣東南亞研究的前景。

上述一系列的圓桌論壇只是我們對於東南亞研究自我參照的一個起點，事實上，還有很多重要的議題值得開發及探討。我們不斷蘊釀且成形中的平台，還包括：（1）匯聚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者，長期引介東南亞區域研究經典或最新出版品並撰寫評論；（2）由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合辦之青年東南亞研究工作坊；以及（3）形成討論群及寫作團隊，投入台灣東南亞區域研究論文、專書的撰研出版。這些持續進行的工作與計畫，都需要東南亞區域研究的前輩與學術先進繼續支持與指導。我們相信唯有老、中、青三代學者共同努力，透過不斷地反思檢討、對話批判與集體探索，方能真正為「研究東南亞」以及相關理論實作的拓深作出實質貢獻。